

榮譽法學博士黃仁龍先生大紫荊勳賢講辭

五十年

我謹代表今天榮譽博士領受人向中文大學致以衷心謝意。今年適逢中大慶祝創校五十年，承蒙頒授殊榮，我們尤其感到榮幸。

以國際標準來衡量，五十年歷史的大學不過是一間年輕學府。然而，對我這個今年稍後便屆知命之年的人來說，想到五十歲是暮年的青春歲月這句話，很難不會心有所感。

林肯曾說：「總結人生，並不是看活了多少年，而是在這些年裡如何活。」約翰·連儂也說過：「人生就是你忙於擬定其他計劃時所發生的事。」

到了我這個年紀，或者更甚者到了今天其他更實至名歸領受榮銜的榮譽博士的年紀，回顧自己的事業是令人不能自己的一回事。有些成就是花了很大氣力和流了汗、吃過苦才得到的。另外有些成就得之固然欣慰，但那些為此而失去的東西其實仍然縈繞心間，思之仍覺可貴。我們可有公正對待自己的生命，也公正對待曾因我們的作為直接受影響的人？

秉行公正

秉行公正當然是我多年來不敢或忘的原則。我對這個問題有些一己之見，希望可以和各位共勉。

要秉行公正，最基本的條件是喜好正義，忠於真理，對不公的事感到厭惡，虛假的我們不會接受。這是一個人的心態和本質，也是承擔，需以勇氣貫徹實踐。在這個年代，要實踐這個原則，其實知易行難，今天甚麼事情似乎都是相對而言，你一向以為是對的可以被貶為錯，以為是假的竟然可以被譽為至理。

秉行公正需要很多條件匡助。第一是要培養明辨是非的心，要有能力看穿謊言、半真半假的說話、遺漏的言詞、誇張的陳述和謠言，把真相發掘出來。即是說必須鍥而不捨地看清事實、證據和理由，再以此衡量所有論點或結論有多真確。

很少人能夠把訊息準確無誤地轉達，有意也好，無意也有，訊息不是多了，便是少了。抱正確的懷疑態度，但須疑中留情，待人以寬。

當然，眾人之見未必就是正當。但條陳自己的見解時，切勿為了因為想表示自己的觀點與別不同及不流於世俗而流於偏激。

擴闊自己的眼光，既要看得廣身處的時代，亦要看得通歷史的發展。我認識兩位年高德邵的長者，他們的睿智正好借鑑。

鍾士元爵士告訴我，一九七零年代他曾獲邀請參觀美國休斯敦太空中心的先進設備，逗留了四、五天。當主人家問他的感受時，鍾爵士的回答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。他說那幾天過得有如與世隔絕，孤獨無援。鍾爵士嘆氣說，你們的報紙只有本地新聞，整個世界在發生甚麼事卻片言隻字的報導也沒有。

數年前我有幸和新加坡的資政李光耀先生在某晚宴同席。他把香港和新加坡作多方面的比較，令我得益不淺，他提醒我歷史觀的重要，不同年代的不同環境，包括當時盛行的意識形態，產生的結果可以南轅北轍，不論是政治的改變和人民的心態都截然不同。

第二，公正的程序很重要。我說的不是自然公正原則或者法庭程序。要秉行公正，有些事情應防止發生，也許舉一兩個例子來說明會較好。

大多數人會認為應消除偏見和歧視。但事實就在眼前，連奧巴馬總統也說，很少非洲裔美國人，包括他成為參議員前，沒有不經歷過在街上走的時候聽到人家鎖上車門的聲音。

另外要注意的是我們要有面對批評的胸襟。數年前我到倫敦訪問上議院，與賀維爵士茶聚。他的忠告令我受用無窮：有人指出你的錯處時，不要馬上挺身反駁。停一停，想一想。人不可能永遠都是對的。你可能錯入戰陣，但仍力拼到底，其實不過是為了面子。謙虛可以是力量。謙虛者能內省，因此知道自己的長處和短處，才能珍惜真理而捨棄其餘。

秉行公正：比執行法律更進一步

我從律政司退下來後，重回本行做私人執業的大律師，對以法律秉行公正的關鍵有更深刻的體會。可是我同時也看到法律的不足之處。

科學和法律的主要分別在於科學是找出宇宙和自然的規律，但一個地方的法律基本上是在規定大家都同意的行為準則，以及執行這些準則的方法。

法律是秉行公正的途徑而已。履行法律只是第一步或基線。我們要下更多工夫才能達致真正的公平，從而消弭分歧，發揮療治之效。因此，舉例說，我任律政司時，曾經聯同很多其他人提倡調解工作，現在全世界差不多所有穩固的法律制度內都有解決糾紛的文化，調解工作就是其中的主要部分。調解可補訴訟之不足，可以找出雙方都認為公平的解決方法，保存了兩者的關係，減省了成本，雙方也不用受苦。

秉行公正：為他人

一想到「秉行公正」，我們腦海出現的可能是抗議的人，手持示威牌，喊著口號，要求這樣那樣的和其他人一樣的公平機會。

不過，秉持公正可以是從另一個方向來達致公平的意思。在*Generous Justice*一書裡，作者Timothy Keller引了一個動人的事例：在十九世紀的美國小鎮Chilmark，大部分居民都有遺傳性失聰。令人驚訝的是整個小鎮的人都學會用手語來溝通。結果是失聰的人不覺得自己是弱勢的小眾。小鎮的人從另一個方向達致公平。

最近世界知名的投資大師Kiril Sokoloff在香港的哈佛商學院協會演講。他說現代科技令勞動力萎縮，忿忿不平的失業大軍造成政治壓力，政府不得不派糖以息眾怒，結果情況只會愈來愈壞。貧富之間的鴻溝不斷擴闊，仇富之心於是日益熾烈。Sokoloff說，這正是今天世界面對的最大問題。

要解決這個問題並無即時良策，但當然有方法可以舒緩壓力。如果我們從相反的方向出發追求公平，不盡是為自己爭取公正和福祉，而是為其他人著想，尤其是那些沒有能力這樣做的人，那麼積累多年的不公也可以有所消滅，怎樣輕微也好。更重要也更能立竿見影的是必然有人得益，不管他們即使僅屬少數。

因此，我謹向杜葉錫恩博士致敬，妳畢生致力扶助香港的貧苦大眾。我向李國寶爵士致敬，你不斷努力，培育了香港無數的年輕人，給他們機會磨練好自己以服務社會。我向鍾南山院士致敬，你孜孜不倦對抗和預防疾病，拯救生命。我向Barry James Marshall教授致敬，你在醫學研究上的成就為受盡折磨的人減輕痛楚和帶來希望。

最後，我向中文大學的老師致敬。你們辛勤工作，讓無數年輕人能夠在這個美麗的校園和友愛的環境裡學習、生活和成長。願主賜福給你們，令大學朝更光明和更成果豐碩的未來時代邁進。